

魯迅文學獎得主索南才讓：成就《荒原上》

大雪封山的閉塞環境中，六個在大山深處滅鼠的牧民，面臨着長久的孤寂。在荒原上，他們演繹着各自對命運的不同理解和態度，有人贏得了愛情，有人失去了愛情，也有人重新認識了自己……今年8月，由青海省青年作家索南才讓歷時12年寫就的小說《荒原上》，榮獲第八屆魯迅文學獎中篇小說獎，37歲的索南才讓亦成為青海省首位獲得魯迅文學獎的作家。在接受記者採訪時，索南才讓表示，作為一個地地道道的草原牧民，家鄉的環境滋養了他的文學細胞，他亦希望通過自己的作品，讓更多人了解現代牧民的真實生活。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仕珍

《荒原上》的創作源自索南才讓真實的生活經歷。「在我十七八歲的時候，草原上鼠患猖獗，村裏便組織我們到草原上開展滅鼠行動。那次行動歷時40多天，是我第一次與村裏人那麼密切地接觸，也是第一次真正地了解他們的內心。」索南才讓說，多年來，他當過牧民、獸醫和保安，也做過雕塑工作，但那次大草原上的滅鼠行動卻深深地在腦海裏，成為難以磨滅的記憶。於是，2008年，他決定要將故事記錄下來。

聚焦新時代草原牧民心理變遷

「此前我曾關注過很多關於牧區的作品，但描寫牧民時代心理變遷的並不多。我希望自己能寫點不一樣的東西。」索南才讓坦言，在《荒原上》十餘年的寫作過程中，他經歷了從無意識到有意識的轉變，力求將作品表達得更到位。他所說的不一樣，《荒原上》做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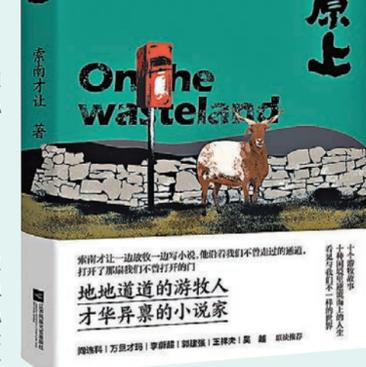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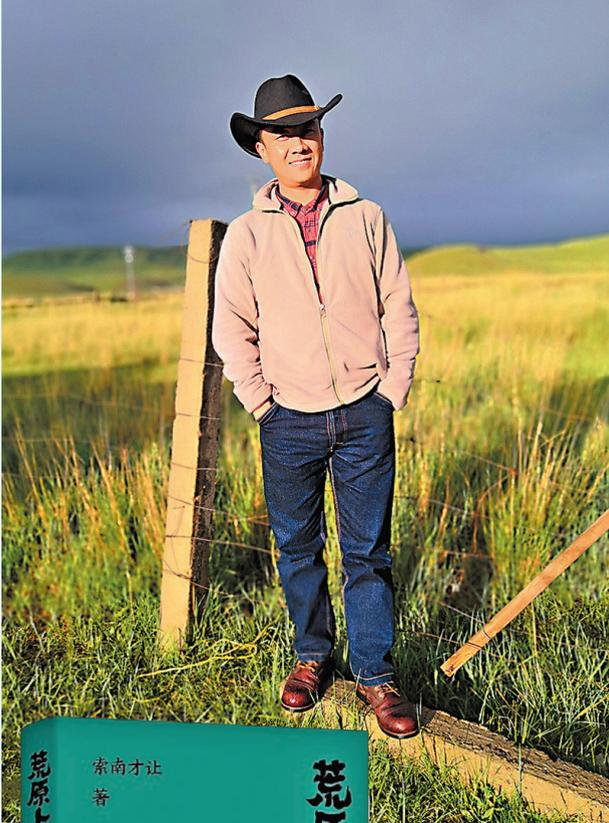
小說講述了六個牧人到大山深處滅鼠的故事。在大雪封山的閉塞環境中，長久的孤寂來臨，有人開始尋找愛情，而更多的時候，他們經受着人性的撕扯，對抗人性之惡。小說中，作者為人物設置了眼下亟待解決的危機，一開始是人為可控的鼠害，巡山隊的滅鼠工作有序開展並卓有成效；隨後，鼠疫突然蔓延，滅鼠隊一改最初的盲目自信，逐漸感受到恐懼；再到後來，配角金嘎因自尊心受傷而死亡，引起了其他人來自靈魂深處的震撼。

索南才讓告訴記者，在現實生活中，很多人對青海牧區並不了解，甚至有人認為牧民不善於與陌生人打交道，顯得有些笨拙木訥。「我希望通過我的作品讓更多人更多地了解牧民的真實生活。其實每個人都有一顆赤誠的心，尤其是在面對一些特殊情況時，人們內心的豐富性沒有區別，只是環境區別了我們。」在索南才讓看來，《荒原上》描寫的牧區現代青年的心理演變，正是作品的內核所在。

回到故鄉寫故鄉

「東風吼了一晚上，氈包的骨架們吱吱呀呀地跟着叫喚。驟然換了又冰又乾的空氣，我難以適應，戰戰兢兢地睡不踏實。到了早晨，大地白淨一片，讓人覺得來到這裏，顯眼地踐踏在這片雪原上是犯罪。」閱讀《荒原上》，伴隨着冷峻的文風，人們的思緒彷彿一下就被帶

索南才讓 受訪者供圖



索南才讓作品《荒原上》今年獲第八屆魯迅文學獎中篇小說獎。受訪者供圖

到了那片雪原。而這種文風，在索南才讓看來，一方面是多年閱讀寫作的積澱形成；另一方面，也源自故鄉環境對自己的滋養。

從2008年至2020年，《荒原上》的創作歷時整整12年。這期間，索南才讓曾輾轉北京，但最終又回到了草原，故鄉成為他不竭的創作源泉。他告訴記者，年輕時的自己急於逃離故鄉，總覺得外面比故鄉好，但出去之後再反過來看故鄉，就能真正感受到故鄉的可愛。

正因如此，即使在北京工作時已經擁有了不錯的收入，但索南才讓最終還是決定回家。在他看來，寫作必須要有一個適合創作、激發創作的環境，回到故鄉寫故鄉無疑是最好的選擇。

新長篇將描繪草原上的城市崛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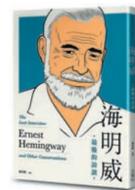
多年來，在故鄉大草原的滋養下，索南才讓的文學才華得到充分施展，《哈索的島嶼》《荒原上》《巡山隊》等作品成為他的代表作。他亦曾榮獲第六屆青海青年文學獎、2020年《收穫》文學中篇小說排行榜第十名、《鍾山》之星文學獎年度佳作獎、第四屆青銅葵花兒童文學獎金葵花獎等；今年8月，《荒原上》獲第八屆魯迅文學獎。

對於今後的創作，索南才讓表示，目前他的很多計劃都跟草原相關。「我正在籌劃一部長篇小說，虛構了一個草原上的城市崛起，想要看看當草原深處真正崛起一座城市的時候，會給草原帶來怎樣的變化。」索南才讓說，作為作家，他亦希望用一些前瞻性的眼光去打量未來的發展。

書介

海明威：最後的訪談

作者：厄內斯特·海明威
譯者：陳榮彬
出版：大寫出版



海明威以風流、陽剛、熱愛冒險、享受生活的公眾形象聞名，但在私生活上其實極為低調，長年居住在哈瓦那郊區，遠離塵囂。在這四篇採訪中，海明威難得突破心防，時而誠懇、時而尖銳機智，對諸多話題侃侃而談，包括生活、文學、藝術、同時代作家，以及他對自身小說技藝的見解——「我透過小說藝術創造的，並非事實的再現，而是比任何現實事物都更為真實鮮活的東西。在這新鮮的東西誕生後，如果東西夠好，就能永垂不朽。」

辛波絲卡談寫作：致仍在路上的創作者們

作者：維斯瓦娃·辛波絲卡
譯者：粘肖晶
出版：時報文化



寫作這條路，如何開始，何時停止？1953至1981年，辛波絲卡以編輯身份任職於波蘭雜誌《文學生活》，其間曾與另一名同事負責「文學通訊」專欄，匿名回覆、評論投稿作品。刊登文壇新星之作的專欄吸引來自各地、懷抱夢想的文學愛好人士來函，雜誌編輯則以詼諧諷刺交織的機敏意見答覆。多年後，這些點評終於集結出版，與所有仍在路上的寫作者交流其迷人的文學觀點。本書涵納對有志創作者的懇切忠告，也能看見詩人回應其寫作生涯的告白，行文間更收錄十五幅辛波絲卡的拼貼作品，圖文相映放極富趣味性。

人間冥煙

作者：高峰
出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在紙紮的花花世界裏，祭品的形態和種類五花八門：日常用品從一把傘、一籠點心到一張八達通；抑或是億元紙鈔、豪華別墅與配備司機的轎車等奢侈品……祭祀者總能從林林總總的設計和款式中找到最切合逝者的祭品——每件紙紮品都代表着跨越陰陽的親密牽絆。紙紮世界也是香港的縮影，反映了這個城市的嚮往、執迷和信念。紙紮一件燒、一件現，化作煙燻穿過人間與冥界，在另一個國度建構一個更豐富多彩的香港。

簡訊

「書香四季·秋閱冬讀」精彩活動饗讀者

香港文匯報訊 由即日起至12月18日，聯合出版集團帶來「書香四季·秋閱冬讀」公益文化活動，結合線上和線下，設「講堂」、「漫遊」及「園遊會」3大主題，廣邀來自文學、歷史、藝術、電影及時尚等領域星級名人，或對談時興議題、碰撞思辨火花，或穿梭港島九龍、細數城區風景，或邂逅文創達人、體驗手作魅力，與讀者同享秋收與冬藏的暖意和喜悅。



重磅節目之一，是10位星級文化名人主講的5場精彩講座，包括早前香港中文大學原校長金耀基與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原主任鄭培凱談人文教育之於社會特別是青年一代的價值意義所在；香港大學原副校長李焯芬與當紅心理治療師安靜對談省思、尋找愛的力量。之後，資深影評人鄭政恆與《香港製片》作者喬奕思還將對談《飯戲攻心》等近期熱門電影引起的「港片小陽春」；香港中文大學獎善標與當紅作家米哈對談文學在華洋雜處的香港如何生長與發展；暢銷書作家、養生達人嚴浩則將與神秘嘉賓對談秋冬兩季養生秘訣。講座亦將在文化電商平台「一本」、媒體平台「橙新聞」以及文化藝術平台「文化本事」等開設線上直播。

活動亦策劃城區漫遊，讓讀者細味風物人情。12月3日下午，暢銷書《香港遺美》作者林曉敏將與讀者相約遊覽油麻地，從果欄到廟街，從百年老店到玉器市場，體驗在地文化和舊物風貌，回味新舊交替與時代變遷。活動的壓軸之作，是將於12月10日至11日以及17日至18日一連兩個週末舉辦聖誕文藝市集——松鼠園遊會。活動期間，尖沙咀商務印書館圖書中心將化身繽紛遊樂園，更有「一本」吉祥物赤腹松鼠與到訪者驚喜互動。本地文創明星和手作達人將悉數登場、展示新作，同場更設多項工作坊，邀請熱愛創作的你一同體驗手作的浪漫與驚喜。期間還有「松鼠遊蹤」、「松鼠郵政所」、「松鼠星座研習社」和網上活動「松鼠書齋」等配套活動，讓你逛逛不停！所有活動費用全免，名額有限，先到先得。報名請至「一本」專頁連結：<https://bit.ly/3TK6HFW>。

溫和地走進閱讀的良夜

最近讀到毛姆的《作家筆記》，這是本此前一直不知道的書，遇到了很欣喜。此前讀了大量毛姆著作中文譯本，以為不會有漏網之魚，沒想到還是撈出來這本在我看來屬於「壓箱底之作」的書。《作家筆記》收錄了毛姆數十年的寫作筆記，有幾個年份，甚至只收錄了一則，因而覺得它珍貴，毛姆算是把自己的作家底子全兜出來了。印象最深的一個章節，是毛姆評價俄國作家：他承認俄國作家寫得好，但也說了句驚人之語，「俄國小說中的人物類型貧乏得驚人」；他毫不留情地對托爾斯泰、屠格涅夫等進行了嘲諷，說《安娜·卡列尼娜》「強大且奇怪」、「生硬和枯燥」；說屠格涅夫「憑藉如此微薄的才能獲得更高名望的作家，大概很難找出第二個了」；就連他的偶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被他吐槽「筆下的人物都像是一個模子裏刻出來的」；難怪《作家筆記》的譯者在譯者序中也稱毛姆刻薄、自卑、狂傲。但這不正是許多人喜歡毛姆的理由嗎？他在世時，一直被別人評價為「二流小說家」，對此他一邊自

嘲一邊反擊，顯現出一種特別真實的痛苦。他在當時還頗具私密性的《作家筆記》裏，對自己喜歡的作家進行表揚或批評，恐怕也是拿自己去與「一流小說家」進行對比、校準，從而尋找自己更準確的世界文壇位置。現在的讀者，閱讀毛姆這些寫於一百年前後的文字，如同與好友對談了一場，其中的妙處與收穫，自然是很大的。讀完《作家筆記》後，緊接着讀了一本名為《打開的書也是漫漫长夜》的讀書隨筆集。這也是本接近於筆記體的書，作者宋曉傑給42位世界著名作家進行了文字性質的「畫像」，把自己的閱讀生活，與作家作品、奇聞逸事等等結合在一起，進行了一番敘述。帶著剛與毛姆「交談」完的興致，再次與42位作家進行了一次集中的「碰頭會」，愈加覺得作家這種生物身上的獨特性，是值得好好觀察與研究的，他們往往把一個虛幻的故事講述得栩栩如生，就像發生在眼前的事實一樣，但他們的真實生活，以及他們的創作與創造，又是那麼的可望不可及。因此，作家本人的自傳、日記、

筆記也好，譯者、其它寫作者、讀者的翻譯、解讀、追隨也好，其實都是在嘗試做一件事情——把作家的身份還原為普通人，通過閱讀他們的成長經歷，分析他們的性格成因，尋找他們創作故事的秘密。宋曉傑在這本《打開的書也是漫漫长夜》中，做的也是這項工作，作者的語言，雖然沒有學毛姆那般的刁鑽與犀利，但也不是沒有目的的自言自語，秉承「夜談」的平等與坦誠原則，宋曉傑溫和地走進了無數個閱讀的良夜，以朋友般的口吻，勾勒出作家們寫作內外的差異與統一。我讀過馬爾克斯的幾部重要作品，《百年孤獨》、《霍亂時期的愛情》等，但不像讀毛姆那樣，有將其著作全部中文譯本拿下的勇氣，對於馬爾克斯的個人故事，也沒有強烈的了解願望。但宋曉傑在書中收錄的《馬爾克斯的人生獨白》改變了我的想法，在這一篇11

書評

文：韓浩月

《打開的書也是漫漫长夜》
作者：宋曉傑
出版社：中國友誼出版社

個頁碼的文字中，作者對馬爾克斯的一生進行了系統的描述與評價：每天抽60根劣質香煙，為報紙撰寫每日專欄，見到中學校長膽怯地不敢喘氣，用稿費換取「灰藍色羊毛氈領西服」，一個豁達又幽默的母親，一個多才多藝的父親……「有些人天生就是當作家的，這沒辦法」，這篇文章以這句話結尾，得承認，這樣的結尾，讓我對馬爾克斯其它的著作，又增添了不少閱讀的願望。

最好的閱讀時光通常發生在夜裏，在光影搖曳之下，在排列整齊的書架旁，在畫像上文學大師的注視下，閱讀會給人打開一條無形的時光通道，可以使每一位有能力的讀者，像伍迪·艾倫在《午夜巴黎》描述的那樣，穿越到一個文學黃金時代，與海明威、菲茨傑拉德、達利、高更暢聊……這樣的良夜，一刻值千金。

